



对话西藏

Intellectual Dialogues of Tibet

历史上的西藏不是西方文学作品里虚构的香格里拉。现实中的西藏更不是某些西方评论家笔下的“人间地狱”。只有通过中西方自由平等的对话才会让世界看到真实的西藏。

神话与现实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对话西藏

Dialogue in Tibet

神话与现实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话西藏:神话与现实 / 李希光主编.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 - 7 - 5118 - 0797 - 7

I. ①对… II. ①李… III. ①西藏问题—研究 IV.
①D67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8185 号

对话西藏:神话与现实

李希光 主编

责任编辑 刘文科
装帧设计 乔智炜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开本 787×960 毫米 1/16

版本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张 21 字数 361 千

印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编辑统筹 学术·对外出版分社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 陶 松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网址/www.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ISBN 978-7-5118-0797-7

定价:38.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天上的一堂课：西藏知识对话（代序）

李希光

黄昏时节，夕阳照耀下的大昭寺一片金色，远方环绕着皑皑雪山。坐落在八廓街东南角的一幢藏式酒馆的平屋顶上，一群清华学生围坐在一个金发碧眼的高个子英国人周围，一边品着香喷喷的酥油茶，一边听他讲“天上的第一堂课”，一边想象着六世达赖曾在这里与他的情人幽会的情形……

“在这样的氛围中给同学们上课，我觉得既高兴又富于挑战。我猜想这一定是中文中的一个术语，‘天上的第一堂课’，”Miles Young 说。

来西藏前，Miles 借给同学们一本很有争议的书《西藏七年》。我当时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指定这本书让我的学生们阅读，而不是别的。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本书让同学们读呢？

“我今晚讲课的主题就是‘为什么’这个词。依我拙见，这个问题是上过大学的人们最不善于回答的问题。因为他们很少受到过这方面的训练去回答‘为什么’，他们受训于回答‘是什么’，或其他什么诸如‘何时’，偶尔还会是‘怎样’，但通常不会是‘为什么’。在你们对我的采访里，我的感觉是，你们可能问‘为什么’问得不够。而如果你问了‘为什么’，那么你最终得到的观点将会比你问‘是什么’要深入得多，因此我今天的课就是关于‘为什么’，”Miles 说。

“这跟西藏有什么关系呢?”学生问。

“这跟西藏大有关系,”Miles 说。“‘为什么’会给你们的采访提供一个角度。‘为什么’会帮助我们定义一个问题,而不仅仅是直奔解决方法而去,因为太多的人一看到问题就想解决办法,问都不问那个问题到底是什么。那么我的问题是什么呢?为什么像 Miles 这样的一个广告人会给我们《西藏七年》这样的旧书来读,这本书还蕴涵着什么?”

“这本书让我们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看待西藏。我们之前从各种渠道得到的信息都是正面的,”学生答。

Miles 说:“这本书里有些东西并没有它们看起来那么简单。它并不只在中国因为被禁所以有争议。在西方国家里,这本书也同样有争议。相对事实来说,西方人对西藏的看法更多是基于神话的。西藏神话指的是什么?西藏怎样做才能克服这一点?我让你们阅读这本书是因为它是一本非常谬误的书。《西藏七年》作者哈勒是一长串西方神秘西藏鼓吹者名单里的一位,他把西藏说成香格里拉。他的论题,他的具体论点就是中国



正在毁灭西藏的香格里拉世界。但是，很少有读者在读这本书的时候，问作者从哪里来？他的角度是什么？哪些才是真实的事实？哪些事实听起来是有力的，哪些听起来可笑？如果你解构了这本书，你事实上是开始从一个外部世界的角度来解构中国和西藏神话。”

Miles Young 是世界上著名的奥美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也是一个历史学者。他的这种对话式教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启发我在一年后用同样的对话方式举行了一连串的中西方西藏知识研讨会。

2008 年 4 月，在拉萨暴乱后的一个月，我作为北京赴藏学者考察团副团长对骚乱后的西藏进行调研。这是我第 5 次进入西藏考察和讲课，也是第 10 次进入青藏高原考察。在 11 天的调查研究中，我们在拉萨、日喀则、山南、藏北等地行程 2000 多公里，深入当地干部群众、农牧民家庭和寺庙了解情况。这次考察通过对照拉萨暴乱现场与西方世界对西藏的不真实的报道，使我更紧迫地感觉到，中西方不需要对抗式的相互指责，而是要开展一种平等的对话式交流，来拨开西藏的迷雾，认清西藏的真实。

我把召开东西方对话会的想法跟北京的朋友说了，大家都建议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可以作为这样一个对话平台，邀请各方人士来展开平等对话。清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是 1999 年由汪道涵先生向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提议建立起来的。汪老在晚年多次跟我和他的朋友谈话时，提出要利用好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这个平台，围绕西方关注的涉藏问题与西方学界开展平等的对话。

中西方在当代达赖问题上的立场是对立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谁也不听谁的，都认为自己的认知是正确的。历史上的西藏不是西方文学作品里虚构的香格里拉。现实中的西藏更不是某些西方评论家笔下的“人间地狱”。只有通过中西方自由平等的对话才会让世界看到真实的西藏。我认为，不同意识形态的人能通过平等对话和双向自由流通达到相互理解和信任。有智慧的人应该勇于与你想象中的敌人开展对话。对话是人与人之间、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信息的交流。我们的敌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是我们对其他人的无知、不宽容、误解和不信任。平等对话需要耐心倾听自己不喜欢的人的声音。除非你能与想法不同的人和谐共处、求“和”不求“同”，否则将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自由对话和深刻的思想交流。正如孔夫子所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如果东西方不开展平等的对话交流，人们对西藏的理解有些像盲人摸象。所有的盲人都基于自己的经历进行了准确描述，但是却因为忽略事实的完整图景而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只有盲人间展开对话和交流，大象的图像才能够被准确地呈现出来。有关西

藏的新闻报道就是如此。媒体都喜欢受害者的故事,但是,什么是受害者故事?如何来定义受害者?在多数受害者故事中,受害者都应在“我们一方”或在我们的读者一方。受害者不应该在“敌对阵营一方”或敌对阵营的读者一方。在很多西方媒体上,2008年拉萨骚乱中被杀害的服装店女工不是受害者,因纵火烧死女孩而被判刑的骚乱者才是。前一类受害者只有在中国媒体上才是有价值的受害者,而后者只在西方媒体上是。媒体正用妖魔化的故事、背景、分析、评论、观点和漫画将想象中的敌人虚构化。近几十年来有很多例子表明,媒体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它们在哺育仇恨、挑起暴力、引燃战争。随着新传播技术的发展,媒体已经成为人们理解其他人、作重要决定、决定爱与恨的最强有力的信源,因此,媒体更应该通过对话式新闻成为通向和谐世界的桥梁。人类只有学会对话才会聪明起来,才会团结起来,才能回到摒除偏见的纯真童年。

我们在2008年西藏暴乱的几个月后,开始着手筹备这一系列对话会,邀请国内外观点各异、思想截然对立的学者和记者来到清华。2008年10月至2009年4月我们在北京举办了“和谐西藏对话:历史、现实与未来”系列学术对话会,邀请中西方学者和记者围绕达赖问题、西藏的文化与现代化等话题展开思想交流。参加对话会的中国嘉宾中既有藏族历史上第一位人类学博士,长期从事西藏野生动物保护的藏族学者,也有在青藏高原进行40多次科学考察的中科院科学家。参加对话会的西方嘉宾中既有普利策新闻奖评委会原主席、《纽约时报》前总编辑,西方大学的教授,也有外国媒体驻华记者,以及长期追踪当代达赖问题的西方学者。

本书除了收录系列对话会的文字实录,还收录了世界著名广告人 Miles Young、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王希教授、香港科技大学沙伯力教授、美国杜克大学刘康教授分别与清华学生有关达赖问题的对话,另外还收录了八篇探讨当代达赖问题的思考文章与研究报告。

由于本书主编是一名新闻教育工作者,不是专业藏学研究者,书中如有不正确的地方,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二〇〇九年六月八日 清华园

目 录

天上的一堂课:西藏知识对话(代序)/李希光	1
-----------------------	---

对 话

1. 第一场对话:解构香格里拉神话/Miles Young	3
-------------------------------	---

“神话就是你听过但没见过的东西,”Miles Young 说。为什么包括《西藏七年》的作者海因里希·哈勒和当代的好莱坞明星李察·基尔等西方人会得出“中国入侵西藏”的结论,因为他们的推断基于一个先入为主的“前提”——西藏是香格里拉,而他们透过这种浪漫观点看到的西藏“事实”已经失去了它本来的颜色。

2. 第二场对话:“我们急切地想知道西藏的变化”/Seympour Topping 等	17
---	----

中国藏族人中的绝大多数是农民,他们在想什么?他们需要什么?“真正想要了解这些情况的西方人并不是很多”,来自甘孜的藏族学者格勒说。达赖喇嘛在西方媒体上所构建的“现实”被许多西方人认为是西藏的全部真实。西方记者需要独立地报道西藏的现实,而不是在国际传播中随波逐流。

3. 第三场对话:西藏的神话与历史真实/ Georg Blume 等

45

西方媒体上的“西藏问题”实际上是“达赖问题”,西藏本身不是问题。西藏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中国其他地区同样存在的。“西方媒体和一些西方国家成功地把达赖喇嘛塑造造成藏人唯一合法的代表,把他国际化”,半岛电视台记者伊扎特说。在达赖问题上,中西方是完全对立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谁也不听谁的,都认为自己的知识才是正确的,对方的知识是错误的。

4. 第四场对话:西藏是否可以与现代化隔绝? /Del Corona Marco 等

80

“西藏文化的延续可能比西藏独立更难实现,”西域历史语言学家沈卫荣说,“现代化是非常痛苦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包括我们汉人失去了很多很多。”那么西藏是否就要与现代化隔绝? 西藏社会经济学家罗绒战堆说,“不能把藏族人与世隔绝地放在那个地方,这是不公平的,藏族人也有基本的权利来享受世界现代化的成果,但是如何享受这是一个问题”。

5. 第五场对话:西藏的文化自决 /Hugo de Burgh 等

99

文化自决就像自由、民主、人权一样是非常好听的词,“但我们是不是应当更加谨慎地用这个词,”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希说,“当我们谈到文化自决的时候,肯定会和政治自决联系起来,这种自决到底是怎样进行的? 西藏的神权算不算文化的一部分,农奴算不算文化的一部分?”真正的文化自决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是人民的选择,而不是政客们谈判的砝码。

6. 第六场对话:“西藏问题实际上是达赖问题”/王希与清华师生

119

美国通过内战摧毁了奴隶制,中国通过民主改革解放了西藏农奴。“你不能说,‘民主’是西方用的词,我们不能用,”王希说。中国必须重新捡起自由、民主、人权的大旗。不论达赖问题也好,西藏议题也好,中国应通过西藏这样一个案例重新构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让人看到西藏解放比美国当年解放黑奴还要彻底和伟大。

7. 第七场对话:西方对达赖喇嘛政治崇拜之分析/沙伯力与清华师生

134

“西方的大部分人都认为达赖喇嘛明察善断、悲天悯人,甚至是位英雄人物。他们从未聆听过任何有关达赖喇嘛政治见解或政治角色的严肃的分析。”沙伯力说。达赖喇嘛作为“和平人士”的世界形象到底是如何为分裂主义铺平了道路呢?

8. 第八场对话:当代达赖喇嘛的宣传艺术/李希光 刘 康

146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然而英文“China”没有准确表达地理、历史、政治和现实中“Zhong-guo”(中国)的意思。“China”在西方话语中是以一个“汉字和儒家文明”的形象出现的,西方常常把汉族、汉字、汉文化跟中国、中文和中国文化视为一体。达赖利用西方在语言上的误读,反复强调 China 和 Tibet(西藏)的对立,毫不含糊地在中国与西藏对立的框架中,使用西方的话语来表达他的观点。

思 考

9. 一个中国藏族学者眼中的达赖问题/仁真洛色

159

对西方各界来说,偏听偏信一面之词影响了公正地去看待和评判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也阻碍了其为解决北京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僵局而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10. 从美国黑奴解放看达赖问题/王 希

170

“我曾与美国同事谈起过西藏曾经实行农奴制,他们流露出怀疑的目光,似乎不相信在如此圣洁的土地上会有类似奴隶制的东西。他们可以对美国的奴隶制严厉地批判,但对西藏农奴制显得十分犹豫。这些观察促使我希望学习更多的关于西藏农奴解放的知识。”

11. 西藏对西方意味着什么?/黄纪苏

188

“西方国家在2008年3月和4月所做的事情使得从来具有坚定信念、高度文明、公正和通情达理的西方被变成一个笑话。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知道为什么在西方人们会有这样的行为,同时也要告诉他们我们是怎么看他们的。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被缺乏相互了解折磨了太长时间。”

12. 解读当代达赖的演讲技巧/刘 明

203

“达赖善于利用西方的社会心理;这些看似云里雾里的话题以及他极其西化的表达方式,实际上正是他对于自己最后的政治性陈述的最有效铺垫。他用绝大部分时间似乎真诚地讲完看似具有较高可信度的‘真话’,然后简洁明了、不露痕迹地塞进他最后的政治宣传。”

研 究

13. 达赖对西方主流社会的软宣传/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211

自2008年3月在中国西藏发生“3·14”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学界以及民间对国内外涉藏宣传的思考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而思考的一个焦点在于如何理解应对西方媒体“一边倒”的报道,并且最根本的,在于如何发展出中国自己的涉藏战略。

14. 西方媒体“3·14”事件报道框架研究/周庆安 卢朵宝

245

“3·14”拉萨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发生后,西方媒体对事实的主观选择和凸显非常明显,不少西方媒体甚至参与到事件的进程中。这种宣传模式造成了“舆论同化”的现象,它是一种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控制。西方媒体和西方舆论之间,通过长时间的议程设置,逐渐形成了价值认同,并进而互相影响。

15. 西方主流媒体达赖报道新闻背景研究/黄 艳

253

路透社在1989年和2008年涉藏报道的新闻背景运用中,多带有倾向性,且对中国来说为负面报道。时隔将近20年,路透社在涉藏报道中的新闻背景运用跟1989年没有大的差别,有的甚至倾向性和负面性更加明显;路透社1989年在介绍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时使用的是中性动词“进入”,而到2008年使用的是贬义动词“占领”、“侵略”。

16. 国际草根网络媒体的西藏话语研究/肖黎黎

274

OhmyNews、维基百科和维基新闻英文版网站对于西藏“3·14”事件的报道非常多元,体现在形式、内容、报道的角度、态度和观点上,没有出现“一边倒”的亲达赖集团或亲西方集团的情况。这些网站的公民新闻不仅没有放大“沉默的螺旋”,反而呈现了不同的态度,给了在传统媒体中的弱势群体发出声音的平台。

对 话

中国人需要明白,大多数美国人和欧洲人并不是有意要在西藏和达赖问题上伤害或侮辱中国。当不同文化发生碰撞而人们互不理解时,很容易产生矛盾甚至对抗。当务之急,中西方知识界应该进行一次或多次理性的对话,以消除误解。

1. 第一场对话:解构香格里拉神话

——英国学者 Miles Young 在八廓街酒吧与清华学生一席谈

2007 年 5 月 2 日,八廓街,拉萨

“神话就是你听过但没见过的东西,”Miles Young 说。为什么包括《西藏七年》的作者海因里希·哈勒和当代的好莱坞明星李察·基尔等西方人会得出“中国入侵西藏”的结论,因为他们的推断基于一个先入为主的“前提”——西藏是香格里拉,而他们透过这种浪漫观点看到的西藏“事实”已经失去了它本来的颜色。

李希光:今天我们沐浴着这片金色的阳光,遥望着远方的雪山和布达拉宫,让我们欢迎 Miles Young 先生为我们在西藏上第一堂研讨课。Miles Young 先生是世界著名的广告人,也是一名历史学者。Miles Young 现任奥美集团全球总裁,他创建了清华—奥美公共形象战略研究室。多年来,Miles 支持我在中国倡导推进“学在路上”的教育理念,带学生去西藏、新疆和内蒙古等边疆省区开展史地和人文知识调研。2000 年带领学生赴新疆罗布泊、楼兰学习丝绸之路文化,2002 年带领学生赴阿坝藏族自治州黑水学习藏区文化,2003 年去内蒙科尔沁学习牧区文化,2004 年去阿坝藏区马尔康上课,2005 年赴乌苏里江珍宝岛上上课,考察北部边疆史文化,今年我们来到拉萨上课,寻找或者破解香格里拉神话。这次出发前,Miles 给了同学们一本书课外阅读。当火车从北京开动后,Miles 就来

到同学们的车厢,或者在餐车里,大家围坐在一起,开始对话式研讨课。在整个旅行教学中,比如在北京去往拉萨的48个小时的火车上,Miles 坐在学生身旁,与大家一同观察周围的世界,随时随地指导同学们写日记、做采访笔记。到达西藏后,在这样一个富有异域情调的土地上,学生们更会充满激情去采访那些工作和生活在这块土地的人民。从今天开始,老师将带着学生白天采访,晚上上课。在寻找采访有故事的人和与采访对象交谈中,每一小组同学都有一个辅导老师跟随现场指点。晚上上课的教室也是精心选择充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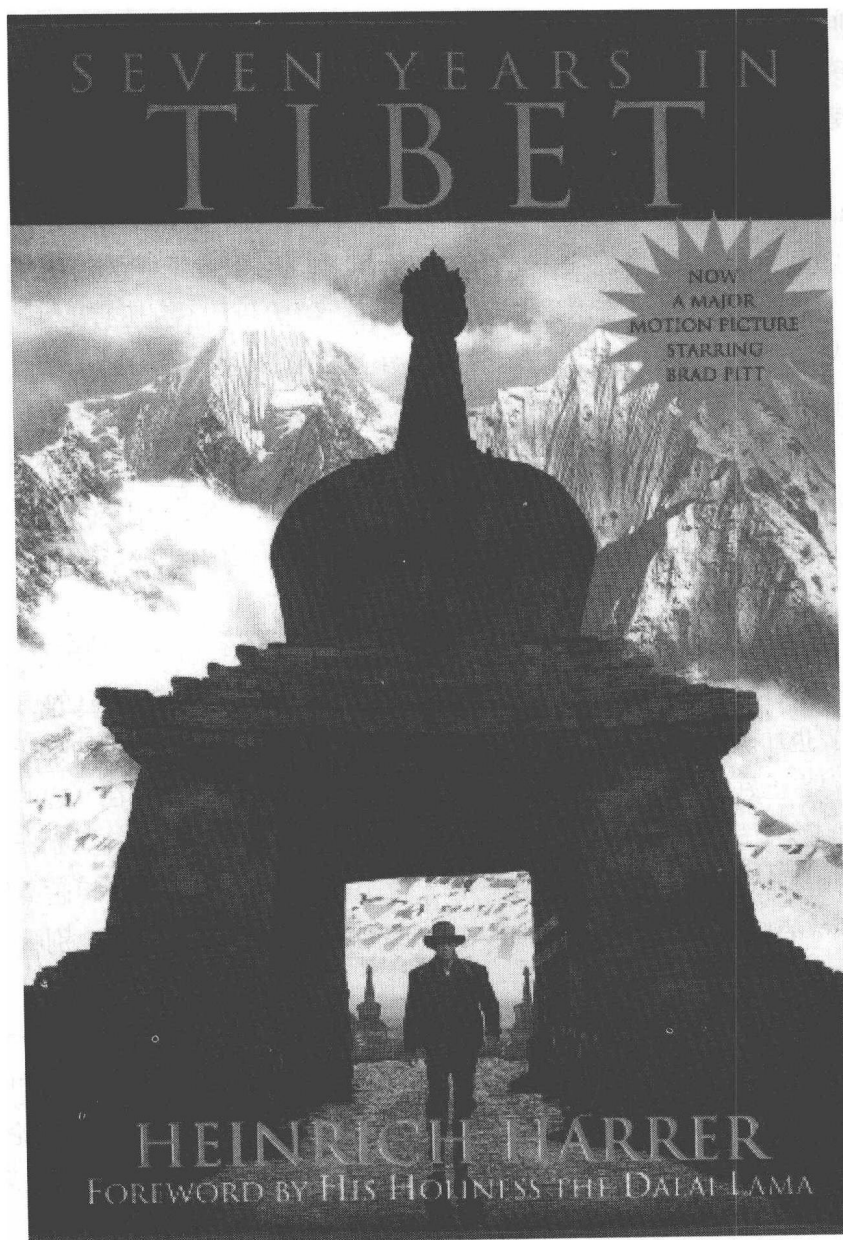
来自四川色达县的噶举派五世朵丹达瓦活佛
与 Miles Young 和他指导的清华学生在拉萨药王山

了当地民间特色的环境,如在今天这样一个古老的达赖六世与情人幽会的茶馆上课、讨论。这场实践教学活动中,学生将完成他们记者生涯第一篇作品,而这部作品是在一位在你身旁时刻激励你的老师,如 Miles 和 Hugo 教授等的指导下完成的。

Miles Young:望着黄昏下大昭寺的金色屋顶,品着香喷喷的酥油茶,想象六世达赖在这里与他的情人幽会的情形,在这样的氛围中给同学们上课,我觉得既高兴又富于挑战。我猜想这一定是中文中的一个术语,“天上的第一堂课”。我想不到还有更好的表达方式了。我个人非常喜欢非常钦佩李教授,这里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是他的教育观点与我自己的如出一辙。英国的 Hugo 教授和我都将认识到这一点,这是因为李教授的教育观点与英国的教育观点也是惊人的吻合。李教授对于团队精神、人生意义这些东西的论调简直与根植在我们基因里的一模一样,我相信它们与我们在大学、中学……甚至更早些时候受过的教育也是一致的。而且,我们工作的时候也都遵循这些信条,这也代表着奥美的文化。我们都认同这些观点。

你们其中一些人在火车上向我提出了问题。你知道,和年轻人一起旅行,这对我这样一个坏脾气的中年人来说还是有点儿不寻常的。不过当然,在和自己的员工一起旅行、培训上我也的确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实际上,这也是永葆年轻活力的唯一方法。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喝了某种魔力饮品,每次转身,都会被与我曾在一起的年轻人们的乐观精神感染,仿佛重回现实世界,觉得自己又复活了,充满活力而且得到新生。秉着奥美惯有的精神,我们坚持让培训课上的每一位员工都喝酒。因此,我想邀请你们举起你们手中的拉萨啤酒,让我们像一个团队一样,为我们的友情干杯!但也别喝高了。为你们的身体健康,干杯!

来西藏前,我还为这次研讨课布置了一个作业,请你们阅读一本书:《西藏七年》。不过不幸的是,我想那本书因为翻译成了英文而丧失了很多原有意思。或许它对你们的冲击没有我刚发现它的时候那样纯粹和有力。但这没关系,这将会是我今天讨论的主题。有没有人能告诉我为什么我要指定这本书让你们阅读,而不是其他什么别的书呢?我为什么要给你们这本书来读?



《西藏七年》封面,作者海因里希·哈勒